

● 作者/John J. Mearsheimer ● 譯者/高一中 ● 審者/劉宗翰

西方國家未妥處烏克蘭危機

Why The Ukraine Crisis Is The West's Fault: The Liberal Delusions That Provoked Putin

取材/2014年9-10月外交事務雙月刊(*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2014)

西方陣營欲拉攏烏克蘭而導致戰爭危機，化解之道在於使該國成為中立緩衝國，以消除俄羅斯的擔憂，如此可達雙贏目的。



西方國家普遍認為烏克蘭危機完全是由俄羅斯侵略所引起的。圖為基輔的抗議民眾與警方爆發衝突。(Source: AP/達志)

西方國家普遍認為，烏克蘭危機完全是俄羅斯侵略所造成的。這種論點指稱，俄羅斯總統普丁(Vladimir Putin)長久以來欲併吞克里米亞，以利重建蘇維埃帝國，他最後還可能占領烏

克蘭的其餘領土，並進一步染指東歐其他國家。依此觀點，烏克蘭總統亞努科維奇(Viktor Yanukovich)於2014年2月被趕下臺，成為普丁下令出兵奪取部分烏克蘭領土的藉口。

但這個說法是錯誤的：美國及其歐洲盟邦應為這次危機負大部分責任。北約擴張才是整個問題的根源，也就是促使烏克蘭脫離俄羅斯轉而投入西方這個大戰略的中心要素。此外，歐盟東擴，以及西方國家支持烏克蘭境內始於2004年「橘色革命」(Orange Revolution)的民主運動，也是重要因素。自1990年代中期以來，俄羅斯領導人堅決反對北約擴張，近年來，渠等更明確表示，他們不會坐視這個具戰略重要性的鄰國投入西方陣營。對普丁而言，親俄的烏克蘭民選總統遭非法罷黜——他堅稱是發生了「政變」——是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因此他著手奪取克里米亞，防止北約在該半島設置海軍基地，並設法迫使烏克蘭打消加入西方陣營的念頭。

普丁的激烈反應可說不足為奇。畢竟，西方勢力已經進入俄羅斯的後院，並威脅到其核心戰略利益，此乃普丁再三強調的觀點。美國及歐洲的領導精英對此等事件未及防備，只因為他們誤解了國際政治的觀點。他們認為，現實主義邏輯在二十一世紀已經無關緊要，只

要堅守諸如法治、經濟相互依存與民主等自由主義的原則，歐洲就能維持完整與自由。

但這項宏偉策略在烏克蘭卻行不通。出現於該國的危機顯示，現實政治仍至關重要，對這點有所疏忽的國家得自行承擔危險。美國與歐洲領導人意圖使烏克蘭成為在俄羅斯邊界上的西方要塞，可說犯了大錯。既然其後果已赤裸裸地呈現出來，再繼續推動這項拙劣的政策，不啻錯上加錯。

美國與歐洲領導人意圖使烏克蘭成為在俄羅斯邊界上的西方要塞。

西方冒犯之舉

隨著冷戰結束，蘇聯領導人希望見到美軍在歐洲及北約保持完整駐留，因為他們認為這樣安排可使統一後的德國維持安定。但他們及薪火相傳的俄羅斯領導人不希望北約擴張，並認為西方國家的外交人員了解他們的憂慮。然而柯林頓政府顯然有不同的想法，並在1990年代中期開始推動北約擴張。

北約的第一波擴張行動發生

於1999年，新增加的會員國為捷克共和國、匈牙利與波蘭。第二波擴張發生於2004年，新加入的國家計有保加利亞、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羅馬尼亞、斯洛伐克與斯洛維尼亞。莫斯科一開始就對此表達強烈抗議，例如，1995年北約對波士尼亞境內的塞爾維亞人遂行轟炸戰役期間，俄羅斯總統葉爾辛(Boris Yeltsin)曾說道，「這是個最初的徵兆，可想而知，當北約勢力擴及俄羅斯聯邦邊界時會發生什麼事……，整個歐洲恐將烽火連天。」但當時俄羅斯國力太弱，無法阻止北約東擴，而北約擴張行動看起來威脅不大，因為除了極小的波羅的海諸國外，北約其他新成員國並未與俄羅斯邊境接壤。

接著，北約開始進一步向東延伸勢力。其於2008年4月的布加勒斯特(Bucharest)高峰會中，考慮把喬治亞和烏克蘭納為同盟國。此舉受到小布希政府的支持，但法國與德國擔心會過度激起俄羅斯的敵意，而抱持反對意見。最後，北約成員國達成折衷方案：該同盟不會啟動這兩個國家入會的正式程序，

但發表了一份支持喬治亞與烏克蘭入會的聲明，並肆無忌憚地宣布，「這兩個國家將會成為北約會員國。」

然而，在莫斯科眼中，這個結果根本談不上是折衷方案。時任俄羅斯副外長的格魯希科(Alexander Grushko)表示，「喬治亞與烏克蘭成為該同盟成員將是重大的戰略錯誤，將對整個歐洲的安全造成最嚴重後果。」普丁認為，將那兩國納入北約將代表對俄羅斯的「直接威脅」。某家俄羅斯報紙報導，普丁在與小布希談話時，「強烈暗示，如果烏克蘭加入北約，這個國家將名存實亡。」

2008年8月俄羅斯入侵喬治亞的舉動，應可使人不再懷疑普丁阻止喬治亞與烏克蘭加入北約的決心。一心想促使該國加入北約的喬治亞總統薩卡希維利(Mikheil Saakashvili)於2008年夏季把亞布卡薩(Abkhazia)和南奧塞梯(South Ossetia)這兩個分離主義地區納為領土。但普丁想使喬治亞處於衰弱及分裂的狀態，並阻止其加入北約。喬治亞政府與南奧塞梯分離主義分子開戰後，俄



亞努科維奇因拒絕歐盟經濟協議而導致國內的示威暴動，繼而逃往俄羅斯。(Source: REUTERS/達志)

羅斯部隊控制了亞布卡薩與南奧塞梯。莫斯科藉此表達了立場。然而儘管眼前出現了這麼明確的警告，北約卻從未放棄將喬治亞與烏克蘭納為同盟的目標。北約擴張持續向前推進，2009年又增加了阿爾巴尼亞與克羅埃西亞兩個會員國。

歐盟也同時大肆向東擴張勢力。其於2008年5月公布了旨在促進烏克蘭等國家繁榮並將渠等納入歐盟經濟體系的「東部夥伴」(Eastern Partnership)方案。毫不意外地，俄羅斯領導人認為該方案將危害其國家利益。2014年2月，在亞努科維奇被迫下臺之前，俄羅斯外長拉

夫羅夫(Sergey Lavrov)指控歐盟試圖在東歐建立「勢力範圍」(sphere of influence)。在俄羅斯領導人眼中，歐盟擴張是在掩護北約擴張。

西方國家促使基輔脫離莫斯科掌控的最後手段是，在烏克蘭及其他後蘇維埃國家散布西方價值觀及鼓吹民主制度，其計畫往往需要資助親西方的個體及組織。2013年12月，美國主管歐洲暨歐亞事務的助理國務卿盧嵐(Victoria Nuland)估計，自1991年以來，美國已投資超過50億美元，用於協助烏克蘭達成其「未來應有的榮景。」其中包括了美國政府提供給「美

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的資金。這個非營利基金會資助60多個旨在協助烏克蘭建立公民社會的計畫。該基金會主席格許曼(Carl Gershman)稱烏克蘭是「最大獎(the biggest prize)」亞努科維奇於2010年2月當選為烏克蘭總統後，該基金會認定他在暗中破壞其目標，遂加強對反對陣營的支持，並強化該國的民主制度。

俄羅斯領導人眼看西方國家在烏克蘭進行「社會工程」(social engineering)活動(編按：指政府或強勢集團利用宣教、操控文化、法律制度企圖改變或重整平民)，擔心他們的國家會淪為下一個目標。這種憂懼並非無的放矢。2013年9月，格許曼在《華盛頓郵報》撰文指出，「烏克蘭選擇加入歐洲，將加速普丁所代表的俄羅斯帝國主義意識形態的消亡。」他還補充道，「俄羅斯人也面臨了一項抉擇，普丁可能會發現，他不僅在鄰近國家中屈居下風，在自己國內亦復如此。」

引發危機

西方三管齊下的政策——北約

擴張、歐盟擴張及推廣民主制度——可說為即將引爆的衝突火上加油。2013年11月，亞努科維奇拒絕了他與歐盟談好的重大經濟協定，轉而決定接受俄羅斯開出150億美元的經援價碼，衝突於焉爆發。這個決定引發為時三個月的反政府示威活動，到了二月中旬情況急轉直下，導致大約一百名抗議者死亡。西方特使急忙趕赴基輔處理危機。2014年2月21日，政府與反對陣營達成協議，同意讓亞努科維奇繼續掌權，直到舉行新的大選為止。但情況迅即生變，亞努科維奇隔天就逃往俄羅斯。基輔出現了從骨子裡親西方並反俄羅斯的新政府，其中有四位高層官員堪稱是新法西斯分子。

雖然美國對這次事件的參與程度如何尚未完全曝光，但華府顯然支持這次政變。盧嵐與共和黨參議員麥肯(John McCain)都參加了反政府示威活動，而且在亞努科維奇被推翻後，美國駐烏克蘭大使派亞特(Geoffrey Pyatt)公然宣布道，「這天將被載入史冊。」隨著披露的電話錄音顯示，盧嵐鼓吹政權更替，並屬意烏克蘭政

治人物耶森尤克(Arseniy Yatsenyuk)出任新政府的總理，他後來果然坐上了這個位子。難怪俄羅斯的所有政治派系都認為西方在亞努科維奇被趕下臺過程中扮演了某種角色。

此時普丁認為對烏克蘭及西方進行反擊的時機已然來臨。2月22日後，他隨即下令俄羅斯部隊從烏克蘭手中奪走克里米亞，緊接著將其納為俄羅斯的領土。由於數千名俄羅斯部隊先前已駐守在克里米亞塞瓦斯托波爾(Sevastopol)港的海軍基地，因此這次行動相當順利。因為克里米亞的人口中60%為俄羅斯人，使得該地區成為唾手可得的目標。這些俄羅斯人大多想脫離烏克蘭的統治。

接下來，普丁對基輔的新政府施加強大壓力，迫使其打消與西方聯手對抗莫斯科的念頭，並明確表示，他寧願毀掉烏克蘭也不讓其成為西方國家設在俄羅斯家門口的根據地。為達此目的，他向烏克蘭東部的俄羅斯裔分離主義分子提供顧問、武器與外交支援，使得該國瀕臨內戰邊緣。他在烏克蘭邊境集結大軍，威脅若該國政府

打壓叛軍，換來的將是大舉入侵。此外，他還大幅提高賣給烏克蘭的天然瓦斯價格，並要求支付先前積欠的款項。普丁可真是來硬的。

設想假如中共建立一個強大軍事同盟，而且設法把加拿大與墨西哥納為會員國，華盛頓將會多麼憤慨。

問題癥結

普丁的舉動應不難理解。拿破崙主政的法國、德意志帝國與納粹德國都曾跨越廣大陸地前往攻打俄羅斯，因此對俄羅斯而言，烏克蘭是極具戰略重要性的緩衝國。俄羅斯領導人不會容忍直到最近還是莫斯科死敵的軍事同盟把勢力伸進烏克蘭，也沒有任何俄羅斯領導人會坐視西方在烏克蘭設置一個決心加入西方陣營的政府。

華盛頓或許對莫斯科的立場不以為然，但應當了解其背後的邏輯。地緣政治學的第一堂課是：大國總是在意位於其領土附近的潛在威脅。畢竟，美國也不能容忍遠方強國在西半

球的任何地點部署軍隊，更別說在其邊界有大軍壓境。設想假如中共建立一個強大軍事同盟，而且設法把加拿大與墨西哥納為會員國，華盛頓將會多麼憤慨。撇開這個邏輯不談，俄羅斯領導人已經在多種場合告訴西方國家領導人，他們無法接受北約將其勢力擴大到喬治亞與烏克蘭，而且還意圖促使那些國家對抗俄羅斯——2008年俄羅斯與喬治亞戰爭也是非常明確的訊息。

美國及其歐洲盟邦的官員指稱，他們曾盡一切努力緩和俄羅斯的憂慮，莫斯科應了解北約對其並無不良企圖，除了持續否認其擴張行動是為了圍堵俄羅斯外，該同盟也從未在新成員國內長期部署軍隊，2002年甚至成立了名為「北約—俄羅斯理事會」(NATO-Russia Council)的機構，以增進雙方合作。為進一步安撫俄羅斯，美國於2009年宣布，至少在初期階段，其新式飛彈防禦系統將部署位在歐洲水域的軍艦上，而非部署在捷克或波蘭境內。但這些措施全都徒勞無功；俄羅斯仍然堅決反對北約擴張，尤其是

將勢力伸進喬治亞與烏克蘭。而最終決定什麼事對俄羅斯人構成威脅的是他們，而不是西方國家。

欲了解為什麼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不明白其對烏克蘭的政策埋下了其與俄羅斯爆發重大衝突的種子，吾人必須回溯到1990年代中期柯林頓政府開始鼓吹北約擴張的政策。當時專家學者提出贊成及反對北約擴張的諸多論點，但對於究竟應採取什麼行動，並未能達成共識。例如，美國境內的大多數東歐移民及其親屬強烈支持北約擴張，因為他們希望北約能保護諸如匈牙利與波蘭等國家。而一些現實主義者也贊成該政策，因為他們覺得仍有必要圍堵俄羅斯的勢力。

但大多數現實主義者反對擴張政策。他們認為實在沒必要著手圍堵一個國內人口老化及採行單一經濟模式的衰敗大國。他們擔心北約擴張只會促使莫斯科在東歐興風作浪。1998年，在美國參議院剛通過北約第一回合擴張政策後，美國外交官肯楠(George Kennan)接受訪問時闡明了此一觀點。



普丁及其同胞們按自身的劇本行事，截然不同於西方國家的觀點。(Source: AP/達志)

他說，「我想俄羅斯將逐漸祭出各種敵對因應措施，此事將影響該國的政策。這是個可悲的錯誤。根本沒理由這麼做。沒有誰在威脅別人啊。」

另一方面，大多數自由主義者，包括柯林頓政府內許多位居要職的成員都支持北約擴張。他們相信，冷戰結束已澈底改變國際政治局勢，新的後民族國家(postnational)秩序已經取代了以往治理歐洲的現實主義邏

輯。美國不僅是如同國務卿阿布拉特(Madeleine Albright)所說的「不可或缺國家」，也是良性霸權，因此不可能被視為是莫斯科的威脅。本質上，這種主張的目的是要把整個歐洲大陸變成像西歐一樣。

因此，美國及其盟邦致力於在東歐國家推行民主制度，增加這些國家之間的經濟依存度，並將渠等納入國際制度內。自由主義者在美國贏得了辯論，

故輕而易舉地說服其歐洲盟邦支持北約擴張。畢竟，鑒於歐盟過往的成就，歐洲人甚至比美國人更執著地認為，地緣政治已無關緊要，面面俱全的自由秩序將可維持歐洲和平。

自由主義者澈底主宰了本世紀頭十年有關歐洲安全的論述，因此即便北約採取門戶開放的成長政策，其尋求擴張的主張卻甚少受到現實主義者反對。自由主義世界觀目前已成

為美國官員所公認的信念。例如，歐巴馬總統於2014年3月發表有關烏克蘭情勢的演講時，再三提及促使西方政策的「諸多理想」以及那些理想「經常受到食古不化的傳統權力觀點之威脅。」美國務卿凱瑞(John Kerry)在回應克里米亞危機時也反映了同樣的觀點：「你在二十一世紀不能像在十九世紀那樣，出於完全是捏造的藉口入侵他國。」

實質上，俄羅斯與西方國家係依不同的劇本行事：普丁和他的同胞們以現實主義的要求作為思想和行為的依據；而西方國家則恪遵自由主義的國際政治觀點。其結果是，美國及其盟邦正不知不覺地因烏克蘭問題而挑起重大危機。

推諉塞責

肯楠在1998年那次受訪時曾預測，北約擴張將會引發危機，而且出現危機後，主張擴張的人會說，「我們不是一直告訴你俄羅斯人就是這樣嗎。」大多數西方國家的官員不約而同都把普丁描述為造成烏克蘭困境的真正元兇。根據2014年3月《紐約



德國總理梅克爾(圖右)曾暗示普丁是個不理性的人。(Source: REUTERS/達志)

時報》的報導，德國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曾暗示普丁是個不理性的人，她告訴歐巴馬說，「他活在另一個世界。」雖然普丁顯然跋扈專橫，但沒有證據可支持有關他心理不平衡的指控。相反地：他是個一流的戰略家，任何想在外交政策上向他挑戰的人都應當敬畏他三分。

其他分析家的說法好像比較有道理。他們聲稱普丁對蘇聯的瓦解感到痛心疾首，決定要擴大俄羅斯的國界以逆轉情勢。根據這種解釋，普丁在奪取克里米亞後，目前正在試探征服烏克蘭或至少其東部地區的時機是否已然來臨，而且他最後將會野心勃勃地想染指俄羅斯的其他鄰

國。對這個陣營的某些人而言，普丁就是現代的希特勒(Adolf Hitler)，若和他達成任何協定恐將重蹈慕尼黑協定的覆轍。因此，北約必須在俄羅斯宰制其鄰國並對西歐構成威脅之前，趕緊將喬治亞與烏克蘭納為會員國，以圍堵俄羅斯。

這個論點是禁不起深入檢驗的。如果普丁醉心於擴大俄羅斯的領土，則其意圖應該在2014年2月22日之前就有跡可尋。但在這天之前，根本就沒有跡象顯示他決意奪取克里米亞，更別提烏克蘭的其他領土。即便西方領導人也不是因為擔心俄羅斯即將動武而支持北約擴張。普丁對克里米亞採取行

動完全出乎他們意料之外，而且此舉似乎是針對亞努科維奇被趕下臺所做出的自發性反應。事後，普丁甚至表示他反對克里米亞脫離烏克蘭，不過很快又改變主意。

此外，即便俄羅斯想擴大其領土，也沒有能力輕易攻取及併吞烏克蘭東部地區，遑論整個烏克蘭。烏克蘭三分之一的人口，也就是約1,500萬人居住在將該國一分为二的聶伯河(Dnieper River)與俄羅斯邊界之間。那些絕大多數想繼續歸烏克蘭統治的人們，勢必會抵抗俄羅斯的占領。再者，俄羅斯軍隊談不上精銳，根本無法與現代化德軍相比擬，故不太可能有機會平定整個烏克蘭。莫斯科也無力支付龐大的占領開支；其早已疲軟的經濟將因接踵而來的制裁而雪上加霜。

但即便俄羅斯確實曾自誇擁有強大軍力和不凡的經濟力，可能仍無法成功地占領烏克蘭。吾人只要想想蘇維埃和美國在阿富汗的經驗、美國在越南和伊拉克的經驗，以及俄羅斯在車臣(Chechnya)的經驗，當可了解軍事占領通常不會有好結

局。普丁當然了解，想要征服烏克蘭無異是要吞下豪豬。他對烏克蘭事件的反應係屬守勢而非攻勢。

解決之道

鑒於大多數西方國家領導人始終都否認普丁行為可能是出於合理的安全顧慮，因此不出所料，他們設法加倍現行政策的實施力道，俾使俄羅斯改弦易轍，並加以制裁，以嚇阻進一步的侵略行動。雖然凱瑞宣稱，「所有選項都可討論」，但美國和其北約盟邦都不準備以武力防衛烏克蘭。西方國家卻是靠經濟制裁來脅迫俄羅斯終止對烏克蘭東部叛亂活動的支持。2014年7月，美國與歐盟展開第三回合的有限度制裁，所針對的目標主要為與俄羅斯政府有密切關聯的個體，以及某些大型銀行、能源公司和國防公司。他們還威脅要展開另一回合更加嚴厲的制裁，目標對準俄羅斯所有經濟部門。

這些措施的效果將十分有限。事實上，西方不可能採行嚴厲的制裁；西歐國家，尤其是德國抗拒對俄羅斯施加這樣的制

裁，因為擔心俄羅斯會展開報復，而在歐盟內部造成重大經濟損害。但即便美國能說服其盟邦採取嚴厲措施，可能也無法動搖普丁的決定。歷史告訴我們，國家為了保護其核心戰略利益，會義無反顧地承受極嚴厲的懲罰，卻沒有跡象顯示俄羅斯會是此規則的例外者。

西方領導人仍緊抱著一開始就造成危機的挑釁性政策。2014年4月，美國副總統拜登(Joseph Biden)接見烏克蘭議員並告訴他們，「這是兌現橘色革命最初承諾的第二次機會。」而中情局局長布瑞南(John Brennan)於同月訪問基輔，據白宮表示其旨在增進美國與烏克蘭政府的安全合作，但顯然此行於事無補。

同時，歐盟仍持續推動其東部夥伴方案。2014年3月，「歐盟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主席巴洛佐(José Manuel Barroso)總結歐盟對烏克蘭的想法，並說道，「我們有義務、有責任和這個國家團結在一起，我們將盡可能拉近和它的關係。」果然，歐盟於2014年6月27日與烏克蘭簽署七個月前

亞努科維奇因故拒簽的經濟協定。此外，北約會員國外長也於6月召開會議，會中一致同意該同盟將繼續開放新成員加入，雖然這些與會的外長避談烏克蘭國名。北約秘書長拉斯木森(Anders Fogh Rasmussen)並宣布，「沒有第三國能對北約擴張具有否決權。」這些外長也同意支持各種措施，以提升諸如有關烏克蘭指揮管制、後勤和網路防衛領域等軍事能力。俄羅斯領導人當然對這些行為非常反感；西方因應危機的作為徒然使情勢益形惡化。

然而，烏克蘭危機是有解決辦法的，先決條件是西方國家必須以嶄新的方式來思考該國問題。美國及其盟邦應當放棄西化烏克蘭的計畫，轉而設法使其成為北約與俄羅斯之間的中立緩衝國，如同奧地利於冷戰期間所扮演的角色。西方領導人應體認到烏克蘭對普丁非常重要，故不能支持該國有一個反俄羅斯的政權存在。這並不意謂未來的烏克蘭政府必須要親俄或反北約。相反地，目標理應是使其成為一個既不倒向俄羅斯，也不親西方陣營的主



圖為烏克蘭總統波羅申科。烏克蘭政府未來並不一定要在北約與俄羅斯間抉擇。(Source: AP/達志)

權國家。

為達此目的，美國及其盟邦應公然排除北約勢力擴及喬治亞與烏克蘭。西方國家還應協助研擬相關計畫以援助烏克蘭的經濟，並由歐盟、國際貨幣基金會、俄羅斯與美國共同提供所需經費——莫斯科應該歡迎這項計畫，因為位在其西側的烏克蘭享有繁榮與穩定係符合其利益。西方國家理應限制其在烏克蘭境內的社會工程作為。該是西方國家停止支持另一次橘色革命的時候了。然而，美國與歐洲領導人也應鼓勵烏克蘭尊重少數民族的權利，尤

其是俄語人口的語言權。

美國及其盟邦應放棄西化烏克蘭的計畫，轉而設法使其成為中立緩衝國。

有人可能會宣稱，遲至現在仍不斷改變美國對烏克蘭的政策將會嚴重損害美國在世界上的信用。無疑地，如此做將有其代價，但一錯再錯的策略將付出更重大的代價。再者，其他國家可能會尊重一個能從錯誤中學習，最終能拿出辦法有效處理手頭上問題的國家。美國顯然可以採取這個選項。

我們也會聽到一種說法，即烏克蘭有權決定要與哪個國家結盟，關於基輔加入西方陣營一事俄羅斯人無權置喙。烏克蘭若依此方式來思考其外交政策選項是相當危險的。強權政治當道時，強權即公理乃為可悲的事實。當強國與弱國交手時，諸如自決之類的抽象權利大體上是沒有意義的。冷戰期間，古巴是否有權與蘇聯締結軍事同盟？美國當然不以為然，而關於烏克蘭加入西方陣營的問題，俄羅斯顯然亦復如此。烏克蘭能了解這些現實，並以戰兢兢兢的態度與強鄰周旋是符合其國家利益的。

然而，即便有人否定這樣的分析，並認為烏克蘭有權請求加入歐盟和北約，那麼美國及其歐洲盟邦也有權拒絕這些請求。假如烏克蘭執迷不悟地追求錯誤的外交政策，尤其加上防衛該國並無重大利益可言，則西方陣營沒有理由要遷就烏克蘭。讓部分烏克蘭人沉湎於自己的夢想，卻換來仇恨與紛爭，殊屬不值得，尤其對烏克蘭人民而言。

當然，有些分析家可能會承認北約未能妥善處理與烏克蘭的

關係，不過他們仍堅決認為俄羅斯是敵國，而且會隨時間的推移而變得更加令人畏懼——因此西方國家除了持續其目前的政策外別無他法。但這個觀點其實大錯特錯。俄羅斯的國力已江河日下，未來只會愈來愈弱。再者，即便俄羅斯是崛起中的強國，西方將烏克蘭納入北約組織仍屬無意義之舉，理由很簡單：美國及其歐洲盟邦並未視烏克蘭為核心戰略利益，這點可從渠等不願出兵馳援烏克蘭的事實得到證明。因此，北約接納一個其他會員國沒有意願加以保護的新成員國，實乃愚不可及的事。以往北約擴張是因為自由主義者假設該同盟永遠不必兌現其所提出的新安全保證，但俄羅斯近來展現的強力作為顯示，若給予烏克蘭北約會員國身分，可能會使俄羅斯與西方陣營朝著對撞的方向前進。

堅持執行目前的政策也將使西方與莫斯科的關係在其他議題上變得更複雜。美國需要俄羅斯的協助，以利借道俄羅斯領土將美軍裝備撤離阿富汗、與伊朗達成核子協議，以及穩定敘利亞的局勢。事實上，莫斯

科以往在這三件事上都協助過華盛頓；2013年夏，普丁為歐巴馬火中取栗，促使敘利亞同意放棄化學武器，美國終得以免於遂行歐巴馬所威脅的軍事打擊行動。將來有一天，美國也需要俄羅斯的協助，以圍堵中共崛起。然而，美國的現行政策只會使莫斯科與北京的關係變得更緊密。

美國及其歐洲盟邦目前在烏克蘭問題上面臨一項抉擇。它們可以繼續執行目前政策，但將因此與俄羅斯進一步交惡，並在這過程中殃及烏克蘭——使得各相關國家都成為輸家的想定。或者，其可以改弦更張，努力開創一個繁榮但中立的烏克蘭，如此既不會威脅俄羅斯，且可讓西方國家修補與莫斯科的關係。朝此途徑，所有國家都將是贏家。

作者簡介

John J. Mearsheimer係芝加哥大學「溫德爾·哈里遜傑出貢獻(R. Wendell Harrison Distinguished Service)政治學教授」。

Copyright © 2014, *Foreign Affairs*. Distributed by McClatchy-Tribune Information Services.